

网剧《热血长安》承认抄袭单集下架,但这只是IP剧抄袭的冰山一角

抄遍“四海八荒”,终将抄断国产剧的来生来世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实习生 汪嘉诚

不知何时起,声讨抄袭已成了影视圈的陈词滥调。陈词是因为类似案例层出不穷,从年年见演变为月月闻。滥调只因,此类纠纷竟有相似调门:声讨时雷声大雨点小,口诛笔伐者多,对簿公堂者寡;拉锯战旷日持久,琼瑶诉于正案延宕了一年多,其他多数案例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,要么拖着拖着没了下文;最恶劣且最离谱的,涉嫌抄袭一方普遍哑鸭子嘴硬,认判决、认罚款,但偏不道歉,比如于正。

在此认知基础上,如果足够宽容,新近发生的抄袭纠纷大抵算得上泥石流里的一小股“清流”。网剧《热血长安》剧组日前发布声明,承认该剧第四集抄袭网文作者“大风刮过”的小说《张公案》,道歉的同时主动下架第四集,并与涉事编剧解约。从2月15日该剧上线,2月25日“大风刮过”经由微博发声指责抄袭,2月26日该剧官微表态会请版权专家余飞进行评估,直到3月10日鉴定结果出炉,剧组发布声明,全过程24天。对此结果,被侵权方“大风刮过”表示满意:“真爱每一丝纯善,赞扬每一份担当。”关注事件始末的编剧汪海林于叹息中略表欣慰:“抄袭本身是错,但这次的纠错过程算是个不错的示范。”

然而,业界绝不至于欢欣鼓舞。因为只要环顾四周便知,已被法院立案进入涉嫌抄袭诉讼程序的《庶女有毒》仍在热卖,其改编影视剧《锦绣未央》毫发无伤地在视频网站上赚取点击量,网播量破百亿指日可待;闹出过侵权纷争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不仅在营销战线、播出平台上红透半边天,其网文的官微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吧”还在近日发文挑衅疑似被侵权一方:就连法院判定抄袭的《宫锁连城》,虽在多数网站下架,但预告、剪辑版、单人线索版等该剧的“变身”仍活跃在线。

执笔过《重案六组》的编剧余飞向记者叹道:“偶然机会,我代劳了一次侵权纠纷中的剧本比对工作,不成想一发不可收拾,生生把我从编剧逼成了版权鉴定专家。”在他看来,围绕剧本的版权纠纷愈演愈烈,“说严重些,这无异于人类自取灭亡。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,艺术创造力、文学的感染力还在为我们守着最后一道防线,而抄袭恰是自毁创造力的重



网剧《热血长安》剧照。

道歉信

作为《热血长安》第四集《怪怪怪人》的编剧,本人罔顾职业道德、违背创作合同,抄袭了大风刮过老师的《张公案》,本人在此要向《张公案》作者大风老师郑重道歉,向长安的其他编剧道歉,向长安的热心观众道歉,也要向所有为长安付出心血的剧组工作人员道歉。

因我个人的行为给作品和所有人带来了伤害,除了诚恳道歉外,希望大家以我的错误为鉴,尊重版权,抵制抄袭,再次向大家道歉!

2017.3.

官方微博刊出该剧第四集编剧的道歉信。

器。”余飞存的是远虑,但中国影视剧已有近忧——若放任那些IP剧的源头网文抄遍“四海八荒”,终将抄断国产剧的来生来世。

有人曾策划过“抄袭专题”,无奈事实罄竹难书

自媒体影视独舌的创始人李星文透露,他曾策划过一个网文抄袭的专题报道,让几位有大量阅读体验的记者先行摸底。反馈回来的作业让他心惊肉跳,单是有名有姓、有根有据涉嫌抄袭的就有27人,其中不乏“大神”级写手。后来专题取消了,因为他们“实在不知怎样把或许需要几麻袋案卷才能说清的事,用一两篇报道说明白”。

难以说清道明,一来因为案例繁多,事实罄竹难书。近年来,单是公开报道过的纠纷就能列出一串:于正《宫锁连城》抄袭《梅花烙》;《锦绣未央》原作《庶女有毒》涉嫌抄袭多部作品被告上法庭;郭敬明《幻城》涉嫌抄袭日本漫画《圣传》,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抄袭《圈里圈外》;“唐七公子”《华胥引》涉嫌抄袭《明灭词》《长安乱》《国色天香》涉嫌抄袭《不能动》,《花千骨》涉嫌抄袭《花开不记年》等;“流潋紫”《后宫·甄嬛传》涉嫌抄袭《斛珠夫人》《寂寞空庭春欲晚》《冷宫》等20多部作品……

但更难说清的,是涉事剧本、原著

小说抄了谁。“《宫锁连城》或《锦绣未央》被提上法律议程,因为原告站了出来,诉讼才有了起点。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侵权嫌疑,因为被侵权方本身未提出诉求,旁人再如何举证都无济于事。”

汪海林告诉记者,疑似被侵权方不愿公开叫板的原因不一而足,有些是原作题材敏感,怕事情闹开后受牵连,有些或许自身纯洁度不够,理不直气难吐。此话与余飞的观点不谋而合:“我近两年接手过10多次剧本比对的案例,但我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因为网文生产早已是汪洋大海,发现难,取证更难。有时遇上‘连环抄袭’,更使得原生作品迷失在了繁琐的证据链中。”

随意点开在线小说网站,循着“现代言情”“总裁文”“同人文”“玄幻”等标签,往往能拉出一长条面貌相似的书目,其中内容更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雷同早已不是巧合。就像《庶女有毒》的案例,呈交法庭的证据涉及219部网文,书面材料摞起来高达1.5米。

抄袭软件、利益链条“助纣为虐”,谁都不是局外人

网文、IP文、影视剧本为何沦为抄袭的重灾区?

余飞认为成因复杂,但万千源头归于利益驱动,“为了被打赏、被置顶,不间断更新是网络写手的必由之路,日更万言的压迫式生产方式下,很难坚

持原创;惑于商业逻辑,国内影视制作公司年产电视剧逾1.5万集,巨大的产量催逼着网文生产,基数大了,有问题的比重随之加大”。汪海林则指出,网络上有抄袭软件售卖,“有些软件能从茫茫网海里打捞出各种元素,东拼西凑出一段文字,大大降低了抄袭的时间成本”。

“文以载道”,一篇文章、一部书,除了技巧上的文字排布,还灌注了写作者独有的体悟与思索。可本因黑白分明的抵制抄袭为何无法执行到底?

编剧们不约而同指向“恶的示范”。2014年底,于正败诉,被判罚500万元赔款。他迅速地缴纳罚款,有评论指出“惩罚与获益相比,九牛一毛”。2013年,郭敬明抄袭案维持一审原判,但此后他每年都有新电影面世,即便作品难脱抄袭嫌疑,他也未曾失去市场和粉丝,顺利跻身“10亿元票房导演俱乐部”。还有此后被曝光的抄袭嫌疑剧,无论是投拍方、加盟演员、播出平台无一付出过重大代价,相反还有不少名利双收。更甚者,业界存在这样一种工作室,指导新编剧怎样有技巧地抄袭,怎样在抄袭中规避法律风险。

“抄得容易,罚得轻巧,加之播出平台拜倒在收视率、点击量的压力下,对抄袭 Unlimited 宽容,在这场‘助纣为虐’中,谁都不是局外人。”余飞说,抄袭的人不在乎,买卖版权的人不深究,播出平台不把关,看戏的观众也不当真,是非模糊才是最可怕的示范。



《热血长安》主动在视频网站上将第四集下架。图为网站截屏。

国内首个影视著作专家鉴定委员会下周成立 维权大旗谁来扛,谁能扛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刘和平日前透露,3月20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,国内第一个影视著作专家鉴定委员会即将成立。该委员会由影视专业和法学专业专家组成,已入法院指定名录,主要任务即为接受法院委托鉴定比对影视著作权抄袭案件,维护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。而3月21日召开的中国电视剧编剧论坛上,抄袭问题也将作为其中一个议题引发头脑风暴。

维权的大旗即将祭出,但忧思还是挥之难去。

谁来扛旗?编剧余飞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一个古装大IP剧,动辄五六十集甚至更长,两套剧本比对,便是浩浩荡荡成百上千万字。如此浩大工程,少则数月,多则一年。”而他“被迫”成为鉴定专家的经验可知,业内能被委以重任的相关专家属于“稀有人才”。“编剧帮”新媒体平台负责法务事宜的副总王晓琪也向记者证实:“目前业内没有职业的鉴定人员,很大一个原因是商业鉴定的伦理存疑。若收钱,鉴定结果的客观公正性难免受质疑,若坚持公益性质,很少有人能长时间费心力地投入其中。”

更难的在于谁能扛旗,因为行业暂缺可量化、具操作性的鉴定标准。“抄袭事件往往谁都能看出,却都无法举出有力证据。”余飞告诉记者,时至今日,一些法律界人士还以为抄袭就是两个文本相同,“但做过文字工作的都知道,抄袭者能做到全盘复制你的创意,却没有一个字是相同的。比如打乱原作的叙事顺序,比如搭建与原作相仿的人物关系但悉数更名改姓,又比如在某一情节节点上改换发生场景”。正因为抄袭几无标准可判断,“借鉴”“致敬”被当成诸多投机者的挡箭牌,以致于余飞发出如此感慨:“是抄袭还是借鉴,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接近真相。”

从这一层面看,即将成立的影视著作专家鉴定委员会仅仅是可至千里的“跬步”。“还需要相关条款作支撑,也需要法院陆续公开同类型卷宗以提供范例。”王晓琪这两天正在研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3月6日公布的第81号指导案例。那是个始于2000年、长达10年的著作权侵权案,关于两部题材类型相同、主线故事大体相似的电视剧间,是否构成侵权,“套用一句话,真相也许会迟到,但永不缺席”。

继《小别离》后再度聚焦现实热点

鲁引弓新作《转身就走》:描述互联网产业转型下的人心人情

本报讯 (记者许畅)继《小别离》改编成电视剧获好评后,作家鲁引弓再度将目光投向现实热点题材,推出小说《转身就走》。新书聚焦互联网产业转型下的人心和人情,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与鲁引弓此前多部小说相似,新作很快被影视公司相中筹拍。在评论界看来,快速变化的城市生活,有太多侧面值得作家关注,写作者需在书写小人物时超越个体的描述,汇聚时代的共鸣。

“直播”“众筹”“分答”“网商”“网红经济”……这些热词交织着女主角郁欢对传统与新兴产业的抉择,使得《转身就走》既勾勒了青春女孩在职场、感情的双重“转身”,也凸显出互联网对众多产业领域乃至个人生活的影响。当一个个普通个体经历茫然、迷失、寻找落点,完成了人生的二次成长后,故事也在“转身就走”与“回来”的悖论中构成了戏剧张力。在鲁引弓看来,一旦身处人生的十字路口,人物的命运与人性抉择就会吸引感染读者,从而迸发出打动人心的力度。而写作就像

挖井,深挖下来,就会触碰到人物的内心的隐秘,“一个人物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,如果他能自己站起来,我在后面追,那个时候是比较快乐的。他既是我又不是我”。

走或不走的写作母题背后,是飞速推进的大时代下各色小人物繁杂的人生变局。鲁引弓直言,之所以聚焦新经济生态下与价值选择相关的命题,源自对当下生活热点的捕捉。无论是此前《爱情课》聚焦都市女性择偶现象,《姐是大叔》观照当代职场女性生存状况,还是《音乐会几种开法》讲述青年选择危机和心性困境,无不与当下生活经验紧密联系。到了广受热议的《小别离》,小说书写的既不是大事件,也非生离死别,但却击中了当下的亲子教育“痛点”,探讨了两代人在情感、伦理、教育上的纠结,引人深思。

据悉,《转身就走》是“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”的首部作品,未来该书系将推出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作品,讲述时代变革下的火热故事。

海上老中青画家优秀作品在沪展出

本报讯 “古风今雨——海上名家特展”日前在上海朵云艺术馆拉开帷幕,展出了20多位具有代表性的海上老中青画家的优秀作品。本次展览展至28日。

据主办方上海朵云轩相关人士介绍,这次在特展上亮相的方增先、施大畏、周慧珏、韩天衡、陈家泠、杨正新、萧海春、韩硕、张培成、车鹏飞、马小娟、乐震文、何曦、朱敏、汪家芳、张弛、丁筱芳等画家的作品,基本上体现了上海书画艺术的整体风貌。

展览作品风格多样,题材丰富,在艺术的多方面有新的追求和尝试。从学

术角度看,这次有作品参展的艺术家,大多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,以上海为主要创作基地。与传统的海上书画家相比,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,勇于创新,代表了日渐国际化的上海城市文化特质,具有鲜明的当代性。就市场而言,相对于京派、金陵画派、浙派、长安画派等国内的一些主要画派,这些艺术家作品的价格曾经脱离其应有的基本面。但是,这一状况近几年得到改观。上海优秀书画家在国内外画坛开始得到学术圈、艺术品市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。这既是各方对海上书画艺术本身的再认识,更是对上海城市文化地位的认同。

(李兵兵)

最好的画应该留在美术馆

画家向公立美术机构无偿捐赠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渐成风气

■本报记者 范昕

近日,“捐赠”成为申城一连串艺事不约而同的关键词:

“精艺报国——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捐赠作品展”于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开展,汇集的共计60余件画师代表作,统统来自他们各自的无偿捐赠。

上海“工人画家”杜家勤家属代表向中华艺术宫无偿捐赠14件杜家勤珍贵遗作。关于那个“钢花飞渡”年代的记录得以更趋完善。

“漫画寓生:馆藏华君武作品展”亮相中华艺术宫。180余件展品,大多来自华君武家属的无偿捐赠。

向公立美术机构无偿捐赠自己最有代表性的创作,在画家群体中渐成风气。在他们看来,最好的画应该留在美术馆,为观众共享,正因为他们的慷慨义举,观众才有了“眼福”,得以近距离欣赏更多的精品佳作。

以作品被公立美术机构收藏为荣

正于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举行的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捐赠作品展上,半数展品来自老中青三代共30多位画师在前不久画院六十周年华诞之际的无偿捐赠。这些作品是这些画家各具代表性的作品。比如韩硕捐赠了曾入选第六届上海美术大展并获得诸多好评的《天下事》。这幅画是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所作,描绘的是小平同志阅读报纸时的场景,线条开阖灵动,体现了一代伟人慈爱温厚的崇高形象。丁筱芳捐赠的是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《启蒙——土山湾的记忆》,作品借用传统的屏条结构和现代绘画的构成理念,再现了学徒们在“土山湾”画馆学习西洋绘画的情形。



林风眠捐赠给上海中国画院的作品《黄枫》,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。(资料照片)

很多画家的作品今天其实有着不菲的价值,之所以选择无偿捐赠,诚如老画师杨正新所说:“捐赠是应该的。它对于画院的保存、研究、展览、交流都有长远意义。”捐赠完全出于自发,不设隆重的仪式,画师们几乎不约而同将自己的作品送来……甚至,这次捐赠更像是一次选拔,背后是严格的学术门槛,捐赠作品达到画院认定的收藏水准,画院才会予以收藏。对此,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颇为感慨:“画师们对于捐赠行为的认识改变了,从‘要我捐’转变为了‘我要捐’。他们明白,作品能被画院收藏,是对他们自身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。”

近日于中华艺术宫举办的杜家勤作品捐赠仪式,则是在圆杜家勤家属的一个心愿。上海“工人画家”杜家勤去世后,留下了一批刻画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

年代炼钢工厂、一线工人风貌的作品。她的女儿李方方、李蓉蓉始终觉得,这些记录历史的珍贵作品由个人来保管很难说是永久的,未免有些可惜。把这些作品无偿捐赠给中华艺术宫,是她们为母亲的遗作所能想到的最好归宿。联系上艺术宫时,杜家勤家属心里不是没有忐忑的,她们不确定这家公立美术机构会不会收下这些作品。艺术宫提出先看看作品,最终,杜家勤的14幅作品被挑中。

在专家学者看来,杜家勤的这批作品颇具价值。在那个火红的工业建设年代,南京大学艺术系科班毕业的杜家勤扎根厂矿,以基层艺术工作者的身份投身创作,钢花飞溅、铁水奔流的钢厂氛围与社会主义钢铁工业建设者们的工作干劲,都曾给她取之不竭的创作灵感。这些作品代表着一个时代,一种精神,是值得被历史记载的。

电话(010)67181551

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

电话(0571)87221696

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西影路486号

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.00元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邮编:200041 电子信箱:whb@whb.cn

发行专线电话:(021)62470350

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

电话(025)85430821

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28号23楼E2室

电话(027)85619496

本报山西记者站 太原市西影路486号

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

电话总机:(021)22899999 传真:(021)52920001(白天) 广告专线电话:(021)62894223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B7幢